へ21
1586
22

第九十二回

敬濟已為雪娥毆打鬪一番之薔薇憔悴矣乃猶可支持殘葉至此則又入嚴州矣嚴州者嚴霜也今此一入雪上加霜不全根拔剝將安往哉幸有徐封救命夫封者風也徐風者言雖有雪上之霜幸而風威不急猶可踉蹌支吾于徐風之下有一日張勝巡風則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方是入骨之剝風吾不知數荷葉之殘莖爛蕊吹向何方去也

賣去玉簪買一滿堂夫滿堂者紅也此與杏花自是二色當相妥無疑矣

鐵指甲楊二郎結柳枝也羅風賣雨夫柳枝當嚴冬之時其穿破蠟之芟莖何難之有一旦因風吹雨則潦倒敗荷葉何能當哉

李遇嚴霜亦當少挫故李通判父子至嚴州均受辱但必寫至衙內寧死不離玉樓則所以報玉樓者至矣誰謂守志待時者之不得美報也哉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詩曰

猛虎馮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撑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　無復睛閃爍
人有甚于斯　足以劝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蓋云滿堂猶不厭一个俗人多是也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

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伙此處一爲鋪張許多東西見月娘寔貪欲濟許多東西至此方吐也又爲瓶兒一窩三日一塲嚷五日一塲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襄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还將來故云苟凡已無擊兩盍然則團練奈何不去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塲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嫩不過只得兌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此十兄弟何如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七把本錢美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听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鉄指甲專一羅風賣兩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此伯爵更甚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共凑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鉄貨去一路經寡敬濟呆處較西門遠甚方可爲來州作地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

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貨生的風流俏麗色藝双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几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擡着馮金寶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凰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此金蓮罵潘姥上何如所以此書必以孝化也）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省筆亦是補筆）這敬濟墳上祭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

開着鋪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睬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又爲駡張四回將一哭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赶上嚴州去、一簪之針線其妙如此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没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的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那時娶了

教家與馮金宝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何必定要去房還是他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處、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二語有人用之久矣連上計就二句用之真成一哭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人心難忖似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宝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

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个店主人陳二店內交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々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亦是撚結文中餘意益西門結而不以爲真敬濟不結而不以爲假故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々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可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和陳安更妙身边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有日二字內大有郎已去遠妙進入城內投在店中安下打听李通判到任一个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看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声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方知前請二舅用敬濟陪坐之妙這門吏听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听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主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々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

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对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听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个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七嫁在這裡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這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昔詐月娘之情以挨王婆所不交不敢當面言語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帋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借金蓮以動玉樓交字遙）
（講一絲不亂）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教吃武松
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他家來殺
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
玉樓道姐夫也罷要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
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
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
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
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
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
慢々的探他（呆乃至此）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
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
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几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兒泡
思想姐々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
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々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
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
渾久而自見（玉樓之言不惡而厲較月娘粗鄙遠甚）這敬濟笑嘻々向袖中
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々你若有情可
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
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

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戳撅我
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
簪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
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
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
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個是誰人的你既
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
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
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
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鋬兒上都你[illegible]

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
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的
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
惟此一變直如夜叉現形鐘馗出像千古婦人同此一付臉皮一付技量也
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
奴鬬你耍了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
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繇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敬濟
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
叫我声親親的丈夫纔筭你有我之心
果乃至此寫得活現
婦人道
且禁声只怕有人聽見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
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

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藏其夫婦有何不可他
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
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
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
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听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
墻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個痴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鍬钁着如今
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敬濟因自以為潘安子建矣後生人都如此
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你說平日又無連
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
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几盞酒告辭回去李衙內
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
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禮與他婦人便說那
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
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如將計
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必拿敬濟蓋為奇放諸物之言有以中之也觀其言後患二字可知
衙內道叵耐這厮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
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

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机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爲號只听墻内玉樓声音打墻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边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内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衙門庫中取銀通判不知通判亦恐得無罪這敬濟纔待叫陳安拏着走忽听一声梆子響黒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声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哩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與徐對雖是朔風猶是冬天晴和之風故殘芰得少留也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寫風如画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

參了公座庫子呈禀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墻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画出一不知事之狂且便問這廝是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声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声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

轉當下兩边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敬
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寃哉苦哉自嚷
陷耳王姐身你何故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听見這一声必
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
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鉄官法如炉
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
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
中有些疑忌即與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所
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
晚間在一搠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七青春年少不是做
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
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壻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
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
放十箱金銀寳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
他如此這般欺負何不堂上說出落画一狂且身分把我當賊拏了苦打
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听了走來退廳告報
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声寃叫孟氏必有緣故到
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明爲李通判一襯方爲打衙內身分這徐知府把
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
釋放李通判在旁边不知要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

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对佐貳官員着寔說了李通判
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
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
帶了許多東西應没官賍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妾
婿要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叫我替你
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得
如此方激得李公一怒當所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
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
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对夫人大嚷大
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对衆同僚[illegible][illegible]
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
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子來氣
殺我也說道你拏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
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声声称是當朝逆犯
楊戩寄放應没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
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对衆数說
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
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
得這李衙内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
在旁哭泣劝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

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内即時與我把
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
衙内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啼
把兒子打死爹七跟前並捨不的婦人寫玉樓得所抵矣 李通判
把衙内用鐵索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
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
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因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
人同照西門又同照磨鏡一回 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
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同原籍真定
府家去便了通判依听夫人之言放了衙内限三日就起

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强縣家裡攻書去了至此方結玉樓夫玉
樓直結入眞定棗强之李家是眞以天理之發定爲百年
之重在者矣是即所爲仁也所爲孝也作者自命以氏
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
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
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
不信逕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个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
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
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
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
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凄涼有詩

八句单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棲棲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于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在清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难保（與西門齡馮金寶一樣）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听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并沒消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鬧面扎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亦說馮金寶拏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穌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曾几何時西門之女已凍餓矣）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與療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癆饞痞了（是雖飯吃之言圖報）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

大姐踢了几脚。這大姐急了，赶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揭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拏住巡更的了。（又是金蓮月娘）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能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憑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脚踢開門進去，把淫婦鬓毛都撏淨了。（敢死之道如此）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踩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听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人情如此。月

娘听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

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

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拏住撕

撏亂扒，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總是市井兇套數來逼賃）唱的馮金

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

得七零八落，（月娘到底不放空，真是蚊蠅嗜血）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

大舅二舅來商議。（凡事必大舅二舅商議，一寫人情大舅二舅月娘過目，俱是吳氏當家也。）大舅

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

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

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

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

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

听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

為惡婿欺凌孤孀，听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

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潜住，

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惧法逐離

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

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

房居住、听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
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
時分方縊、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
寡、声言还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
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
而死者不爲含寃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
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將月娘一
描總是醜經西門又爲當日提刑所一照也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
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
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
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廝
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
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听審、這敬濟正在家
裡乱喪事、听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
諕的寃飛天外、魄丧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
睡在床上、听見人拏他、諕的寃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
低使錢是不知事柱且身分、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
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听見

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厮可惡因何听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今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濟家拾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比宋仁所告之傷有無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宝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大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宝遞决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凑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覧門告

告何不叫保甲、改送提刑所來、可嘆可嘆提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边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是作者要使敬濟與西門氏割絕、下好放手寫敬濟與春梅也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个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兩个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个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為証

風波平地起蕭墻、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三星权且作參商、

九十三回

此回寫敬濟浮浪之報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濟猶在玉樓也夫此回文字乃在玉樓誰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爲奇論也請看玉香菴一字何居夫上回頓住玉樓接寫大姐死等情總言敬濟之敗此回又接寫我者得志固不與炎凉市井較量亦不致以富貴驕人亦不敢以名心爲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漢貪位慕祿不做好事見義不爲也故又寫杏菴義恤一回又自恐爲義不終故必至送敬濟作徃道士徒弟而止蓋言我恤者必當使之復全人道以

揚其祖宗之美而後已也故又名機濟爲宗美也此
作者一片大經綸莫是看天地倫物皆吾一宗不肯
使一夫一婦不得其所不化于道者也是故晏者安
也又晏公廟則欲安其身爲在道士徒則欲收其心
我之所以爲古道者如此而無如今之爲道則不然
一味貪淫好色我費多少心力安揮其身收束其心
不殺他一夜酒杯遂使金蓮之三章約復出于殘莖
芰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即所謂
金道士也蓋後二十回內總是作者寓已之學問經
濟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絕今古也

晏公廟任道作徒可爲安其身心矣無端令道引入
又致舊性復散夫陳者舊性也王者故又另有進步
名陳三故有陳三而遇金寶又來矣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孌淫少弟

詩曰

階前潛制淚。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

了一家伙也没了了一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起陳定也攆去了了一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将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声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听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所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又是一个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與二搗鬼作喚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合親而結假也哉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边做買賣這几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抛在江中推在河内害了性命你須还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illegible]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耍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乱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呆後生技量如此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磕破血流滿面赶將敬濟來罵道我合你娘鼠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閉閉如鐵桶相似技量如此繇着楊二風牵爹娘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兒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

嫩草怕霜〻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几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了又一落後兩个丫頭賣了一个重喜兒了又一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了又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几房錢鑽入冷鋪內存身（此時落人百當也）花子見他是个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諧中有味）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几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〻兢〻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倘在墻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沒曾歇就挺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〻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勾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此處醒人何限所以必作敬濟一人寫此）眾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眾位哥〻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粮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餽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鋪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曉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王宣樓形容引即接杏菴出見明言先為仇家所害自言本為朝廷可用之財牙為妾婦而不能一旦天日後見我才復可為王佐之具用且能扶天下故杏菴即接王樓蓋二人皆作者一人自寓也）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為人心慈仗義疏財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乾為三陽乃伏羲卦中長子）襲祖職為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震為二陽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充為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著個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為杏菴居士（可知杏菴所以反後著明玉樓為作者自喻也）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陳洪號自此方出所以深明敬濟之醜也）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侄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

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还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还有甚親家也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厮放桌兒擺出點心嗄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　他身上单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氊帽又一双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如此方使一部窮工描的文字滿足并磨鏡一回文字滿足也）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婆心如此方不愧王廷之用）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道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狂且下稍如此）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銀在街上行使（狂且下稍如此）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的罄盡还落了一泥股瘡不消

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
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
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
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
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婆心如此、眞不愧王庭用　那陳敬濟半日無言
可对、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呵呀賢
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婆心如此、眞不愧王庭用　你又拈不
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还强如乞食、免叫人
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婆心如此、眞不愧王庭用者　你如何不依我說、
一面又讓到裡面、叫安童拏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

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双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
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也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
子、强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
老者門、那消几日、熟食肉麪、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
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袷褲來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
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
向日陽站立、這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
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這老者見他还依舊如此、說道、賢
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塡
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

只怕你不去。婆心如此真是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者看他謄七寫一玉樓神事便真是天下無难事聞七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民胞物與方知作者亨問經濟色七皆到而玉樓杏菴爲一大也
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
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
廟。晏者安也送入安身之処。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粮極廣、
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在者人也欲其成人也、與老拙相交極厚。他
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
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
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
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

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illegible]
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
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
淨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
便乘馬、顧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婆心膽與如此豈是五台山趙員外等
安童喜童跟隨、兩个人抬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
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
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边八字
紅墻、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

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
旗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礼享依時雨順
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灵在四境官民仰
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
杏菴令敬濟和礼物且在外边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
菴讓入方丈松雀軒叙礼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
庙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當冗所以
久失拜望叙礼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乜罷任道士道
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
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宝殿老拙敬來有一事
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教居士有何見教只
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
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
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
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
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苦殺千古人热結者安得知）彼欲送他來貴宮作
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
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家下雖有兩三个徒弟都不省事
沒一个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提）任

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固知晏公庙出王皇庙爲有人也 杏菴道這个小的不瞞尊師
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胆兒又小作事兒伶俐堪可
作一徒弟總是婆心不是說謊 任道士問几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
門外伺候还有些薄礼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
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抬盒人抬進礼物任道士見
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
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
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礼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
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毡
襪腰繫絲縧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便不至此走
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了四双八拜任道士因問他
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
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言偏能收心在此道是其頭功宗德
之美也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
偏是今人之道便自以爲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
菴都請出來見了礼數一面收了礼物小童掌上灯來放
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
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劝勸几巡王老不
勝酒力告辞房中自有床舖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
舀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

又吃了兩盞酒喫飽頭口與了抬盒人力錢細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婆心如此安得天下王庶所用敬濟昔此等人則太平無休歇矣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道見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体魁偉声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猶是人道所爲又爲後來伏根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便伏守備安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蒿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猶是人道所爲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又是西門慶一生註腳又是潘金蓮一生註腳今道如此作爲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

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上把那話弄得硬𢃇𢃇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兒候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補此又是伏後）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我手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声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听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兒兒噤声隨你要的我都依你

敬濟道你既要抅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三章約後又見）（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時可息爲之一嘆）宗明道好兒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儼然又是翡翠軒葡萄架之門户矣）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儼然又是勇娘之續矣）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此都是金蓮輩不能得之于西門者）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声艷語摳吮𠯗品（品字乃金蓮一生作用不爲枯荾猶能作怪如此）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

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我足任道
所問誠寔不誠寔一句。此等人今道個以為老寔也。又任道士听信、又替他使錢、討
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嘗
挐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陳旧也旧往後
散、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
也、如今又在大酒楼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
情不改。。。所三陳三也挐着銀錢、與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楼
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家、會数年前
嬿眷又相逢、有詩為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楼、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謝家酒楼、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閙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如怎見得這座酒楼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櫳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楼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個廝鑼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簌簌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声嬌語如鶯囀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多見你（呆後三之呆語好看殺人）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諕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開錢鋪所以要見也否則則甚）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呆後生呆事如此）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呆語好看殺人）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劉二那裡（劉二疾入）有百十房子四外衚衕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倒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双垂垂双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对折開折開鸞鳳对嶺外斜暉看〻墜看〻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個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將来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人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須臾事畢各整衣衫敬濟見天色晚來與公〻賣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杏菴銀子如彼用敬濟如此用）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杏菴錢如彼用敬濟如此用）囑付姐〻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边方回 正是

盻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爲鄧通

第九十四回

夫止知爲今道不肯爲人道則禍患又來坐地存虎
眼前盡危凡矣
雪娥歸娼固是報西門慶卻又寓言梅雪爭春但雪
厭而殘荷不起今必欲扶起敗荷勢必委棄殘雪葢
又寫春梅當日窺時度情不得不然之勢然亦順手
結住雪娥下文一死不過結煞耳此回已結住矣其
娶雪娥者必用潘五葢言春梅之于雪娥皆金蓮處
其仇也眞與激打一回相照言我所以做激打一回
者葢爲此地一結用耳文字分明之甚而取名玉兒

不過雪之別名至于寫張勝乃爲殺敬濟之線耳
寫雞尖湯特與潑打一回銀絲鮮湯相映成章法
內只用九个一推一潑寫春梅悍妬性急如畫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詩曰

骨肉傷殘産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筯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　向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没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

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比杏庵待已更甚歸
到房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
鋪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
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
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了了人家
了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造酒家店的刘二有名坐地虎他
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特書一人專一在馬
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
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
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見
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劉三家左
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々睜々提着
碗大的拳頭有声勢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唬的謝
二郎連忙声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
是這刘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
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閉閉外边簾子挂着被刘二一把
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
也不敢出這刘二用脚把門踢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
說刘二叔々有何說話刘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个月
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宝笑嘻々說道二叔々

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刘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
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先是粉頭罵
淫婦班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
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撲見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
這是甚麽人走來撒野刘二罵道我合你道士耕七娘
自忘是道士看官亦忘是道士刘二眼中自是分明一手揪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
踶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
三郎初時見刘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
樣上樓來解勸道刘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
老人家大名概言中撞你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

饒他去罷這刘二那裡依儘力把敬濟打了个發昏章
第十一章名如此不知書名若何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
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
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敬
濟徑道士廟中尚还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
補出却說次日他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顯頭戶
趕清晨早到府前侯候先遞手本與兩个管事張勝李安
看說是刘二叔他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
娼婦鄭金寶眾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你們是廝上動刑
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

了他敬濟道身边銀錢倒有無如小子語都被夜晚刘二打我
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
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如此綠簪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illegible]
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对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
个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还是鬧銀的張[illegible]
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攤到跟前
問你几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
濟道的俗名叫陳敬濟張勝一問為後文春梅問故也原是好人家兒
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
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

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求不遲要他做甚還掠與他
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跟見這
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各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
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趕席也帯方汗巾兒[illegible]等
動刑時着實加力機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
忘八跟着上一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
過趁熟趕些衣食為生沒甚大事看着老爺喜怒不同看覷
只是一兩樓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
裡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边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
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厛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
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
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挾文書
厛旁听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刼寃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
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先補出
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
愛如無價之宝未几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
了夫人又補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妳哥兒
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个好名都是二星名總爲兩個小春梅一時命運遍頭來也
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边得寵彈唱
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
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
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边頑耍遇着守備
升厛便在旁边覌看當日守備升厛坐下放了告牌由去
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宝
見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如何不守
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
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
院當差兩边軍牢向前總待扯翻敬濟擲去衣服用繩索

郷起轉起棍來兩边招呼要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
衙内正在月臺上站立观看那小衙内看見打敬濟便在
懐裡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
來那小衙内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边春梅根前入春
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厛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
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適春梅
听見是姓陳的心平比人不免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軟屏
後面探頭观覰打的那人声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
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
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方知張勝一問
妙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道守
備厛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边还樓着唱的忽听後边
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所來春
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
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
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忙
々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々請他相見
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
想雪娥孔矣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々再叫
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提出離了守備府还

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听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还官這任道士听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体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医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你还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听了諕的忙々

似喪家之犬急々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难辦　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撾被声疼々叫喚起來（做作處與金蓮不同自是急性人做作）諕的合宅大少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々絕好々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厛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一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声（二不做声）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荅（三不應荅三語如回却是）

常技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边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
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对我說却教我打
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曾叫你留下他請
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
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小的纔放
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
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
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得寵人如此作用我自心中不好
干他們甚事鄉厮他不守本分在外边做道士且奈他些三
時等我慢慢招認他已留跤地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

守備見他只管声喚又使張勝請下医官來看脉說老安
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
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
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
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一潑罵道賊
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怎的果然灌我肚子裡
有甚麼甚麼果然沒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
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
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拏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
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

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厨下熬
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叫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
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
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拏到房中春梅倘
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方纔請他層次篤來
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
又叫道粥曉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
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麽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个
那春梅一轂碌子扒起來叫奶子拏過灯來取粥在手只
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

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
吃粥一語大吆唱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
粥面湯來與我吃怎麽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
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
借三婢襯八雪娥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麽兒却
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些不下去良久
方入雪娥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
兒吃與肉絲湯相对你去厨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
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
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

的就是藥（評亦尖）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雛雞膀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拏到房中春梅灯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一語怪叫）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声兒不言語忍氣吞声矣（有層）從新

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叫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听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凡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一路寫來方入此句不突）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此言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奶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拖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踪了罵道淫婦奴才

你怎的說几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抬舉的我這般旧恨深矣自激打大時至此何日忘之我買將你來伏侍我像不憤氣教你做卩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倒还对着丫頭說我几時怎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揉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边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边家人點起明晃晃灯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如画孫二娘在旁边再三劝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对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体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七高抬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七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挾制得妙又是月娘旧膈見此方知上文寫月娘之惡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七的昏迷不省人事好做作比月娘更甚守備號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如這孫雪娥蘸脊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內綻時非雪娥之罪乎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不整別淡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听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

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
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
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
些旧仇旧恨折挫你蓮老爺也做不得主見他有孩子
几事依随他正經下边孫二娘也讓他几分常言拐米倒
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
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
叫我完金送在唱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
個单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
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個開店

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
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
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
願个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七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
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始終為潘五兒所陷益甚
財受屈掛濟實一得双又定到金蓮並追本究源之論几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
前日說他家有个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
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
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个娘子罷薛嫂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

的針指女工百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
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
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
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
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对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
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还了
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
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
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
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

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
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
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行院
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个門戶半間房子裡面炕上坐着
个五六十歲的婆子还有个十七八歲老丫頭打着盤頭
揸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边上彈
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个
水客（到底爲潘五所誤然則亦出者終難與五出者爭也）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个
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厮鑼兒出去酒樓
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

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
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
好衣穿桩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邁
蹤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彼守備差遣
往河下買几十不酒麯宅中造酒（酒是色媒人）這酒家店坐地
虎刘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
裡安排酒殽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上傅士保兒篩
酒稟問二叔下边叫那几个唱的上來遞酒刘二分付叫
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
張姊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楼不多時只听得胡梯畔笑
声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朶都穿着輕紗軟
絹衣裳上的楼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边這張勝猛睜
眼觀看内中一個粉頭可又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出
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
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声這張勝便問刘二那個粉頭是
誰家的刘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
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

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子
此処、那雪娥听見他問、便見他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
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掇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
子、賣在這裡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
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殷懃劝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
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
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行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
酒、誰為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抱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
留在閣兒裡、就一処睡了、這雪娥枕边風月、耳畔山盟、和
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难述、奈何西門比 次日起來梳

洗了頭面、刘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娌夫扶頭、大盤
大碗、饕食一頓、收起行裝、喂他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
臨出閣、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刘二好生看顧他、休叫
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
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几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
許接人、那刘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欢喜、連房錢也不問他
要了、我酒樓撒潑一回 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
娥柴米、有詩為証、

豈料當年縱意為、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色不迷人人自迷、

第九十五回

此回理應按敬濟到守備府矣此回本意要寫熱結之弟兄爲正意今因貪寫假夫婦遂致假兄弟之文不暢亦未結如上文雖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結言如何報應結煞而亦未暢言其何以背恩爲世之假弟兄劝也故此回且按下敬濟再講月娘處

夫西門死而月娘存必爲之描其炎凉爲一部冷熱之報諸事已叙其大半則亦宜收拾月娘矣夫月必雲遮固用雲裡守之夢于一百回内而不先以漸收之又何以成大手筆哉故用窃玉成婚在先典恩走

前葢小玉者月中之兎今與中秋同事月娘夫月至中秋兎已肥矣兎至肥時月亦滿矣盈虧之理一幾不爽月纔當滿已缺一線漸缺漸缺以至於晦而後已也是故小玉纔成婚乃中秋月滿之時而平安日偷金鈎子南苑子內葢纔滿一夜早已如鈎照南苑子上也夫月之有無消息當問梅花故一求春梅而與與恩已被辱矣復鑽出金鈎則月尚有半邊如月娘之守寡為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又與春梅相往來也

寫月娘之奉承春梅處固是寫西門慶冷處描摹文是作者深惡月娘之陰毒权詐奸險刻薄而故用此等筆以醜之也

玳安者蝴蝶也見其嘻遊之聲可知觀其訪文嫂見可知文嫂者蜂也其文見金大姐已黃蜂也蜂入桃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為敬濟作娘則當金蓮正盛之時而後用之于林氏也蜂媒必蝶使而訪故用玳安玳者墨斑黃斑所謂花蝴蝶也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滩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懦吏相欺
水淺魚难住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状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鉄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遜

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妳子吃兩个嘲來嘲去就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边歸入後边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典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个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灶看哥兒後边扶侍到夜間往前边他屋裡睡去（先爲玳安小玉一引）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月滿兔肥矣）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个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边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听宣卷到二更時分（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十成惡何故）中秋兒便在後边灶上看茶綵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声見也沒言語只說得一声賊臭肉不在後边看茶去（其如家之惡一至于此）且在這裡做甚麼哩（卿不知此爲做甚麼乎）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灶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边去了（侍寵如此醜尽月娘）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边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个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反是如此安跖驅兒辭）一

身裝新衣服、平安眼見者因歷了一頂新網新帽、平安又眼見者做了双新靴襪平安又眼見者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鬏髻溺愛如此與了他几件金銀首飾溺愛如此四根金頭銀脚簪環墜戒指之類溺愛如此兩套段絹衣服溺愛如此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还進來在房中荅應只晚夕臨関儀門時便出去寫出寵眷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郤說平安見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假

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月縂滿巳如金鈎韶光迅速可嘆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鋪子大櫥櫃裏不隄防這平安見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腳家月照南瓦巳爲殘月況南照必在北北方乃死而復蘇之方月娘能不歸雲裡手之夢乎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廛着金頭面撅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对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

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禀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庵
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
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簡廝見內吳典恩坐下兩边
弓兵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
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反襯吳典恩小的是
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拏這金東西
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
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杈借宿
一夜不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
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正是爲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
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趂早說來免我動
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
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眞賊不打如何肯
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的
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吳
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是當
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
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
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
十歲倒把房裡了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

出解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厮
與吳氏有奸（原令人可疑月娘自取夫復誰尤）絕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
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明教其說）平安見道、小的不知
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如此方見吳典恩之名爲不虛）左右
套上拶子、慌的平安見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
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總是叫挑）
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
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
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
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

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吊日却說解當鋪傅夥計
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
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
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
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傅夥計只推还沒尋出來、吵那人
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
月、本利不小、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
銀子、傅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
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乱、對月
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还不肯、說我頭面值六七十兩

鈔子蓮宝石珠子鐶欵共值廿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还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还不叫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听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又反覆吳典恩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傳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官得兩家賴傳夥計拏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是名吳典恩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了半日是名無點恩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厮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如[illegible]這裡申過府縣还要行牌提[illegible]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还敢來領贓倒吃他干奴才蕭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对月娘說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正是分開八塊項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驟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與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與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寧從容兩日就有原物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声當家的

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厮請吳
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何大人安在何不尋伯爵去掩
下這椿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
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还是咱家照顧他的呆語还借咱家
一百兩銀子正為此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
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
一個兒也怎的一部本意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
寧可送他几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还了人家省得合
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
也是合當事情奏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个

剛打發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
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
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
了好几遍还不得空兒去哩又說入春梅文字穿插之妙如此月娘道你
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永福寺猶未深知薛嫂
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妙月娘道他怎的
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哩好小造化兒自
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
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个奶
子四个丫頭扶侍又是兩个房裡得意學唱的姐兒都是

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还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撏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还應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那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还沒送的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还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边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个鈿兒每个鳳口內啣着一掛宝珠牌兒十分奇巧（閒中說嵩）

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滿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还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孫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边嚷哩說等不的領了領到几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傳二叔打了到个去處理會哩傳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結七夢七所如以有此一書）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个鍍金鈎子走在城外花子裡养老婆被吳巡檢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贓又要打蔣毅計來要

錢白尋不出个頭腦來死了篠子擠撮一斉來 纏知丈夫當敬不難 亦悔從前之惡習 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会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个帖兒等我對他說声叫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寸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还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寛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粮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提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听了便道既然管着老爺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声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老

爺面前美言一句兒 此書總欲寫炎家 案亦是世情必有 問巡檢司討這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不錢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過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好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不王郎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他頭兩个點心吃月娘問他頭几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边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

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
房床上睡着沒起來哩（總描春梅以对月娘）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
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總窗開了日
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咱還未起
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
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
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
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絕打翠花鋪裡討將來今日要送
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
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撾（描寫）還放在紙匣兒內

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
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
了好几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
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个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
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个
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
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價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
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
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
甚點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

劝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也吃了些甚麽來了春梅道你对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麽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还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拶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乱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動春梅処在此今日一旦反面無恩來打小廝拏拙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把傳夥計打罵將來誘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奉眼兒無親的門你替

他對老爺說声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对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窓戶臺上不一時托盤內拏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上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

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
壘月桂道薛媽〻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
俺奶〻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
鍾覺心頭小肉兒劈〻跳起來那春梅𢭃個嘴兒又叫海
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边說我的那娘我却一
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𢭃了月桂姐一下子
不𢭃我一下子奶〻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
地下（寫之服氣至此 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
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〻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
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

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裡
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
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
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
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你臨出門
春梅又分付媽〻你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
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〻叫個大姐送
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
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
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

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
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已罷掌上
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边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
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边如此這般小厮平
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
厮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
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厮
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
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
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念舊
之情）西門慶你替他明日處七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
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令人爲提刑所一笑）
用一個封套裝了批上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
官連人解贓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了
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
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又寫傳夥計）吳二舅跟隨到
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
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
人到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
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點下情

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
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
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
此是我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頗有
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
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
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
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這
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
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

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
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
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
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貼叫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
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
西門慶家見了分上春梅吐氣如此方了吳月娘打發張
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
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
了那人家頭面釵子見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
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約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

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惹的府裡奶奶怪我。（冷的不堪）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illegible]不垂別淚生色也）玳安穿着青絹褶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今昔不同如此）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礼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礼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意中有不平向日歎嗟等之意）玳安道：是八月內。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

奶多謝了重礼待要請你奶々來坐々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々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对俺奶々說到那日來接奶々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々还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边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々多謝重礼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抬回尺頭要不是請奶々過去坐々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裡走々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袄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嬭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对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边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还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还坐着說話叫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絶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